

回應二十一世紀聖經研究獻議

周健文

柴灣浸信會

Chai Wan Baptist Church
30 Fei Tsui Rd., Chai Wan
Hong Kong

一、前言

十分欣賞這位主內前輩將自己多年觀察和反省所得鋪陳在我們面前，激發我們思想，策勵我們在未來日子謹慎前行！下面將從教牧角度，特別針對中國及香港情況，就將來聖經研究方向作出兩點回應。

二、定位

在歐美地區，學院式的聖經研究至少已有近二百年的歷史；在中國及香港，同類的聖經研究仍在起步階段。

對在大學或研究院裡從事學術研究的聖經學者而言，如何確立或促進聖經研究在學術界之地位當然是重要課題。但是，對從事牧養工作的

人來說，有機會看見上帝在社群中彰顯祂的作為，見證生命的改變、成長和豐盈，與眾人一同歡慶，是更有價值的。

多元化是當前現實。因著處境不同，二十一世紀聖經研究的議程落實在不同層面亦應呈現不同風貌。

三、研究議程（一）：打好基礎

首先，要長遠推動聖經研究發展，宜先行打好基礎。

在中國及香港地區，聖經研究根基還淺。隨著部分漢語學者在歐美等地學成，各自返回自己所屬地區事奉，二十一世紀東亞區的聖經研究充滿生機和希望。香港建道神學院的文字工作，包括出版學術論文及學術刊物，可算是部分初熟的果子。

一些將聖經研究成果普及化的作品早已面世。¹ 這些發展對推動漢語人士研讀聖經，增加研經人數，甚有幫助，應該鼓勵。但是，要更深入鑽研聖經，正如夏理士教授所言，有志者必須深入掌握聖經語文。夏教授認為英語學術界應該重新撰寫研經輔助工具，包括詞典、附注書目等；筆者亦十分同意。可是，對東亞區信徒來說，這類工具書的華文原著，絕無僅有。除了黃錫木博士近期出版了用漢語寫成的新約希臘文研究外，² 這類工具書——還可以加上原文經文彙編（包括七十士譯本經文及死海古卷文獻）、大量兩約間文獻和新舊約背景文獻之研究及翻譯，至今仍未聽聞有出版計劃和負責編著的人。因此，在下一世紀，我們仍要培育更多愛用聖經語文讀經的用家³ 和熟識聖經語文的專家。

¹ 例如：李思敬：《恩怨情仇論舊約》（香港：更新資源，1997）；吳慧儀：《談情說理話新約》（香港：更新資源，1998）。

² 黃錫木：《新約希臘文研究》，六卷（香港：基道書樓，1994）。甚麼時候才有人用漢語寫成希伯來文教材？

³ 香港的神學生遠避原文可能與聖經語文教授方法有關。學生往往要由原文轉回英文，再將英文化為中文。要掌握三種語言才能學會聖經原文，是不是要求高了一點？在讀中文聖經之外，許多人喜歡參照英文聖經。英文與希臘文或者希伯來文同是第二語言，為何我們不嘗試用原文讀經？

論到舊約研究，夏教授極為關注聖經記載的歷史真偽，討論內容以五經為主。對漢語信徒而言，舊約另外兩個主要傳統：啟示及智慧，它們對生命的提示，同樣值得檢視及研究，因漢語人士對啟示的奧秘素有興趣，而智慧傳統亦是中國人所珍重的遺產。至於舊約的祭司及其代表之禮儀傳統，其意義也有待漢語基督徒發掘和理解。

展望將來，要繼續推動聖經及神學研究的發展，我們無法亦無須避免受外國研究動向的影響，乃應取長補短，互相豐富。參照現有文本、用現代人懂的文句從新翻譯新舊約聖經經文的工作，據知，已經有人開始，祈願早日開花結果。此外，將古今重要研經作品譯成中文的工作，早已存在，今日看來成效或許不彰，仍應繼續。

在鼓勵翻譯之餘，推動漢語學者用中文發表論文及著作，看來更為迫切。⁴一套針對漢語神學院學生需要、由各地漢語學者共同撰寫的聖經導讀課程即將陸續出版。這是令人極為鼓舞的消息。現在，也許是成熟時機，重新籌辦一份跨越宗派和地區、以漢語為主要語言的聖經（甚至神學）研究期刊。

談到釋經，夏教授非常重視經文注解及確立作者原意等工作。但是，如何使經文文字叫人活，不是死的字句，⁵仍是學者要面對的挑戰。當然，也是牧者的挑戰。

四、研究議程（二）：道成肉身

第二，聖經研究非純為增進知識，也當追求使道成肉身。

教會不是學院。因此，要發展聖經研究，不應單單為增加知識——留意，我說，不應「單單」，因知識本身也有價值——也應追求生命的陶造。

⁴ 以現時中國人口計算，用漢語發表的論文及著述，實在不成比例！

⁵ 哥林多後書三章6節。

聖經研究在一般信徒中的地位，有日漸下降的趨勢。這是值得關注的事情！在研讀聖經記載時，不少信徒已由問：「到底實際發生了甚麼事？」轉為問：「到底有甚麼用？」

香港人的「現實」傳統，比新文學批評對聖經研究未來的發展，影響可能更大。此外，香港人不愛閱讀長篇文字，習慣被人娛樂，極力追求感官刺激及滿足，諸如此類的文化特色，對信徒研讀聖經的態度和興趣，同樣造成負面影響。

面對這種情況，在討論研經方法之餘，筆者誠心希望看見經文的威力可以發揮出來。也許，我們需要重新確立聖經的地位，肯定聖經在人與神相遇的經歷中所擔當的角色。基於這個考慮，以下幾方面的工作或可進一步探討：

一、出版新舊約聖經的新譯本，可考慮以動態對應原則為本，方便新一代讀者閱讀；

二、重新認識個別聖經主題的意義，諸如福音、信仰經驗、⁶能力或權力等等；

三、認識聖經整體信息的中心；⁷

四、認識讀經與信「道」之間的關係，特別是以文字作為接引信仰經驗媒介的關係；

五、發展及推廣，陶造並滋養生命的讀經心得和方法。

在提出以上方案時，筆者必須同時補充：我們應該善用上帝的恩賜，讓我們運用頭腦，也使用其他感官；讓我們努力追求，也接受人的限制，尊神為主。

⁶ 很高興約翰遜(Luke Johnson)有研究類似課題(見其 *Religious Experience in Earliest Christianity: A Missing Dimension in New Testament Studies* [Minneapolis: Fortress, 1998])。

⁷ 夏教授提出以「救恩」為聖經的中心，可以作為參考。此外，新舊約的關係亦應從新理解。

五、結論

夏教授說的是，近年聖經研究的趨勢；以綜合為主。我們實在要綜合，不單綜合不同學科的發現，還要將知識與生命、頭腦和心，綜合起來。

讀經的最終目的是指引人得生命。⁸ 所有研經的努力和方案都不應離這個目的太遠。

請不要讓我們的聖經研究變成一紙「菜單」，好看卻無法使人得著真正飽足。也許，聖經研究應是一紙「菜譜」，使人知道怎樣才可充分品嚐人生真正滋味；更願讀經的人甘心與神合作，一同燒出各種佳餚美味！

⁸ 約翰福音五章39節。